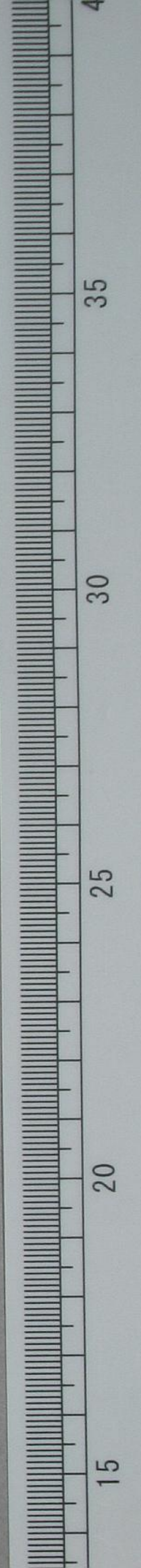


光谷遺稿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2
2



文庫11
A1272
2

柳田泉文庫



成齋曰首尾
相應常山蛇
勢

老谷遺稿卷二

常陸 木原元禮著

直言難於一番槍論
之曰。勇有動乎氣者。勇有動乎理者。勇動乎氣者。有
時或不能自奮。勇動乎理者。無時而不在。蓋直言之
勇。則動乎理者。而先登之勇。則動乎氣者也。此優劣
之所存。而難易之所判也。今夫兩陣屹立。弓鉞相
及。槍戟相磨。方此時奮然直進。挺身而決鬪。此固非
甚勇者不能也。雖然。戰死地也。身既在死地。亦何問

老谷遺稿卷二

其也。且進有爵賞之勸。退有刑禍之懼。敵懷之氣方
旺。而羞耻之心亦生。則是其氣之所乘。不暇顧生也。
由是觀之。先登之勇。亦有不甚難者焉。若夫直言則
不然。擊跪曲拳。非臨戰之壯。章奏案牘。無執戟之勇。
且君之榮。已以重爵寵之。以厚祿美田宅豐飲饌。狗
馬田獵。以順適其意。吾方志得意滿。于于烜烜。不知
其他。唯恐一朝逆君意而失其歡心也。然而嚮之決
進勇鬪之氣。十既喪其五矣。及一旦君有過。前有誅
作之虞。而後有安逸之娛。畏懼之心方生。而貪鄙之
念亦萌。則昔日勁厲壯烈之氣。至此而無復餘矣。是

其勢不得不倚徙遷延有所避。昔田單攻狄。三月不
克。魯仲連謂之曰。將軍在即墨。有死之心。而無生之
氣。士卒莫不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
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均是戰也。昔破諸侯百萬之師。
而今不能克一旅之狄。豈非所遇之勢異乎。况君之
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直言其所惡。而甘言
其所樂。今以思逸之人。值惡諫之主。寧能直辭正色。
侃侃然以匡其過惡邪。予故曰。從容直言。格君心。寧
國家。非至誠愛君。不誘乎利。不怵乎刑者。則不能也。

曰然則直言非勇動乎氣者之所能乎。曰否。人之性不甚相遠。有此氣則有此言。而理亦莫不配焉。且決進勇鬪之氣。而為莊辭直言之忠。亦唯在人主之作此氣耳。故曰直言難於一番槍。此則明主之所以作之也夫。

重野成齋曰。結末歸重於人主振作士氣尤妙。

鹿門曰。摸東坡而不見其痕。以氣充也。腦子。羽峯曰。一篇。

治不忘亂論

天下之可畏者何事。寇賊橫行為可畏乎。夷狄強梁為可畏乎。皆非也。然則何者為可畏。曰天下之所可畏者。唯安而已矣。夫車不償於峻坂。而償於康衢。國不亡於艱難。而亡於治安。何則。外有所患。而內有所守。天下禍亂之變。無由而生焉。唯夫天下無事。則人心怠惰。知累洽之可樂。而不知累洽之可畏。弱于燕安。而荒于酒色。頹廢委靡。無所底止。乘此之時。而一有寇賊夷狄之變。則土崩瓦解之禍。將由之而生。豈不殆哉。是寇賊夷狄。則誘我于治者。而治安無事。擠

羽峯曰引齊桓有所寓

我于亂者矣。此聖人所以有治不忘亂之戒也。雖然夷狄之患不常有。冠賊之變所希見。於是乎求諸心而寓諸事。怵惕惟厲不敢怠荒。其君臣相訓誡者無不至。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為。朋淫于家。用殄其世。而又且為之蒐狩獮獵以教戰法。是皆無非所以不忘亂之意。是以黎民艾安而歷世長久也。不獨王者為然。霸者亦無不然。故濕明之告齊桓曰使公勿忘在莒時。管仲勿忘束縛於魯時。甯戚勿忘飯於車下時。其不忘昔白之艱難即所以不忘亂也。是以一時能成一匡之

韋軒曰作者之意在此。蓄實在此。蓄尤見其妙。

功以尊周室。然而齊桓輒忘此戒。杞肉未冷而國內大亂。其應有如影響。忘之一字。所闕不甚大哉。設令齊國夷狄之患未絕。諸侯之強未服。則齊桓將戒慎恐懼。益修其政。刑豈暇肆。然而自放乎。惟夫令行諸侯。威震夷狄。天子致胙。王人下臨。天下無敢鬻弓而向齊者。於是乎溺內寵而荒政事。禍果不旋踵。亂其寧可忘哉。是以明主之慮患。每如過激。乃曰天下又復亂矣。嗚呼。是所以有今日驩虞之盛也夫。
秋月韋軒曰中腹以下極切於今日情狀。南摩羽峯曰非偶然之作。語亦勁。

武靈王論
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攻中山略胡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遂為天下之強國某曰斷者天下之所貴非中常柔仁之主所得而為也然斷或失當則其禍有甚乎不斷者始皇之焚書信斷矣而二世亡天下王安石之變法信斷矣而殆亂天下武靈王之胡服戮辱當世禍後世豈可以為訓矣哉夫風俗國之大事廢興存亡之所關而至華夷內外之分則聖賢之所最正且嚴也故域之以要荒以極諸塞外使腥臊之俗不得汚華夏今王何人奮而不顧毀滅本國之衣

武靈王論

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攻中山略胡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遂為天下之強國某曰斷者天下之所貴非中常柔仁之主所得而為也然斷或失當則其禍有甚乎不斷者始皇之焚書信斷矣而二世亡天下王安石之變法信斷矣而殆亂天下武靈王之胡服戮辱當世禍後世豈可以為訓矣哉夫風俗國之大事廢興存亡之所關而至華夷內外之分則聖賢之所最正且嚴也故域之以要荒以極諸塞外使腥臊之俗不得汚華夏今王何人奮而不顧毀滅本國之衣

羽峯曰正論
確論

冠為我狄之服。破壞禮義之道。而從禽獸之俗。三綱墜而九法淪。父子君臣之道。何所賴而立。古之所為攘夷狄者。恐夷狄之猾夏也。今則自夷則夷。何用攘而兵何用強也。且王誠欲其國之強。歟。則修其政教。明其號令。選將帥。簡卒伍。以征不廷之國。以趙國之大。何所不足。願淪夷狄之俗。以自致於彼。其不為彼所奪掠者。幸也。然而猶能建一時之功者。彼亦雄才。鷙鷙。非凡庸之主也。然身斃於臣下之手。而子孫魚肉。豈非悖天違人。凶逆自取之禍乎哉。魏晉以來。燕趙之地。常為夷狄之巢。經六朝五代。而莫之能復。未

必不由王之開禍。是竊一時之功。而貽天下萬世之大禍。其罪顧不天邪。雖然。王猶有志之主。非碌碌為人下者。後世人主。不能自立。徒眩乎夷人之巧技。驚歎以為不可及。以自落其膽。是亦王之所嗤笑而不顧也。如此而不為人所乘者。未之有也。噫。重野成齋曰。假武靈以諷當世。木兄之文。每篇皆有此意。

山不... 夫... 其... 罪... 不... 天... 不... 世...

論宋神宗割地

國之強弱。有決於立談之頃。而變於翻覆之間者。蓋寸進則我強。寸退則我弱。是國祚盛衰之所關。而不特止區區土壤之損益。識者因之以強國。愚者因之以誤國。其機甚微。而其效則霄壤。憲國者不可不慎也。當趙宋之時。遼人來爭疆。神宗用王安石之議。割蔚應朔之地以與之。遂為他日之兵端。噫。夷狄仁義不足。而狡獪有餘。不可以惠懷。而可以威懲。則處之豈無其道乎。夫宋之弱久矣。藝祖之得天下。既無大戰勝之威。繼之契丹入寇。真宗用武而不能遂。歲以

成齋曰。燃犀。

金繒賂之。以為一時之苟安。夷人視宋如外府。其不足取重於夷狄亦甚矣。於此彼又來而爭疆。夷虜豺狼之慾。寧有饜邪。且其意不特在地也。夫土地者國之所賴以立。祖先之所苦戰而得也。雖寸壤尺地。不可妄以予人。今彼以非理來爭。而我輒舉而予之。則宋人之怯懦不足畏可知也。是遼主所以嘗宋人而宋人不察。徒懼乎夷人之恫喝。而失其持守。無故棄七百里之地。以資勅敵。宋之亡於夷狄。既兆於此。方此時。使神宗不用安石之議。蹈厲憤激。為戰守之備。厲兵秣馬。帥軍而臨邊。以責其無禮之狀。則未戰而

又曰。確證誰想到。

彼驕傲之氣既挫矣。彼若悍然不顧。執兵逞兇。毒則我有整兵一戰耳。則上可以振祖宗積弱之勢。而下可以建子孫強固之基。豈非立威制虜之大機會乎。而其議則曰。將取之姑與之。自古為姑息之謀者。誰不以此藉口。殊不知進者其氣銳。退者其氣屈。屈者不可復振。而失者不可復得。於今不能戰。又何有於他日。坐失機會。而開天下無窮之大禍。安石之罪大矣。昔在漢初。冒頓未盛。東胡侮之。連求善馬美女。冒頓即予之。不為少惜。及求甌脫之棄地。則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曰。予之者皆斬之。投袂上

馬襲滅東胡。遂開拓土地。而至燕代。匈奴至此始強大。彼其機權有華人之不可得而及者。何宋人之不知乎此也。嗚呼。天之生英傑。不常其處。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而華人常優柔以待之。姑息以撫之。以為得羈縻之術。宜朝為胡元。而夕為滿清也。治天下者。少知所戒哉。

南摩羽峯曰。論正語勁。光燄萬丈。

鄭成功論

羽峯曰。卓識。

又曰。小結有力。

甚矣世人之不好成人美也。世以金陵之敗。責鄭成功不從甘輝之言。以為成功不能復明業。職此敗之。是由不知事勢之不可奈何。雖無此敗。不能必有成。便因成敗之迹。以詬詆前人。甚矣世人之不好成人美也。予以為成功一生之事業大節。酷似諸葛武侯。而其用兵進取之略。則或過之。朱明三百年間。未易擬其傳也。成功初謁隆武。一見見奇。然猶未預軍事。容貌意氣如儒生。及其父懷逆。母自殺。慷慨激烈。遂以興復自任。永明遇弒。竟憤惋以卒。武侯在隆中。抱

羽峯曰此事
大相肖英雄
如牛段大率
如此

又曰見透

膝自嘯如將以終身一逢先主知遇即許以馳驅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功初無立錐之地逼鄭聯而奪夏門武侯使先主襲劉璋取西蜀以為根本之地武侯用兵秋毫無侵成功行軍婦女爭道其相似者既如此至其略漳泉破潮惠江南響應賊帥膽落以一旅之衆鼓動一世武侯亦恐不能及也獨金陵一敗實有如負輝者也然以輝言參諸時勢成功之直進亦有不可已者矣成功以時月之間破數州之地勢不能盡撫循其地也故輝言乃曰斷瓜州則山東之師可扼據北固則兩浙之道不通是其南州猶有為

又曰亦是有人
識之言前人
未論及蕭衍
又曰引蕭衍
語敏甚

又曰此事亦
大相肖

賊城守者可見矣今成功以無根之兵深入賊地無高城深池據以為固賊若乘此時窺襲乘隙東南合擊則瓜州北固之守亦足恃哉且蕭衍不言乎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氣事事相接猶恐其疑急成功既奪瓜州圍鎮江旁近屬縣皆降若能乘此勢以取南京據以為根本之地雖大兵來易為謀也此成功之志而輝等不能察其心也而前鋒余新狃勝輕敵不從成功節度以取大敗是成功之所不及料也武侯以全蜀之兵不能敵鼎足之魏以武侯之嚴律不能止馬稷之違制街亭一敗不得復北兵况滿

羽峯曰亦相肖

又曰餘波有姿致

清據保內地十數年。二主代立。基本既固。成功則以
 烏合之衆。擊既固之賊。其敗豈獨戰之罪也乎。成功
 則不以摧折變其志。保臺灣而圖後舉。父子三世奉
 明正朔。其心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治臺灣。制法律
 興學校。計丁庸養幼老。是亦與武侯治蜀何異焉。武
 侯不能一引蜀兵清中原。成功亦終不得出臺灣。是
 豈非天命使然乎。不然。則先是明之忠臣義士。何一
 人不得障狂瀾於未頽。而使成功無地於用武。噫。是
 人力之所能為乎哉。
 南摩羽峯曰。以武侯比論。雖如過揚。成功之心事。

則必應如此也。是作者極苦心之作。
 上田士幹曰。論其人觀其事。勢何如。始不違戾。此
 公之苦心處。

文積理為主說

見都下作裝刀具者乎。以頑銅麤鐵為質。而其雕
 鏤刻畫。往往出新意。自鱗介羽毛山水雲物。以及人
 物器用。務出奇以欺眾庸。號之曰新範。驟而覽之。如
 甚可喜者。徐而諦視之。百敗並出。每一範出。人爭購
 之。唯恐其不及。故工人獲利。每倍蓰於他工。數月之
 後。人漸厭之。一年之後。人無復顧者。終至與塵土同
 價。然工人射一時之贏。轉相倣倣。日易月變。未知所
 止也。此事也。可以喻文矣。文生於理。而運乎氣。貴乎
 氣。而不求乎氣。夫理愈積而氣愈盛。氣愈盛而言愈

古溪曰。隨手
出一喻。又割
切。

又曰。引證尤

大變幻出沒不可端倪。舉天下之奇而莫能與之爭也。歐陽子不言乎。文如積金美玉。市有定價。唯其質美。故精米發精米。發故奇自出。有牙必求於刻鏤。雕琢者矣。今徒求奇於雕鏤。以飾其質之粗惡。何異乎黠工之銜奇以求售。宜其取妍於一時。而不能保久於歲月。終至不為人所顧也。今俳優滑稽之徒。以口說求媚於人。倒置是非。顛倒賢愚。嬉笑怒詈。莫不中節。以能絕倒一場。然使少有人心者聞之。無不掩耳而走。豈誠為其言不奇耶。不主乎理而主於奇。勢不至此不止也。關尹子曰。鬼形禽翼。怪不及夢。夢怪不

西漢曰。譬喻
是火兄之長
處。古溪曰。反結
有力。

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人能捨鬼形禽翼之怪。而為耳目手臂之怪。則不奇之奇。不怪之怪。於此乎在。亦何取乎。彼所謂新範者。木原西漢曰。此說真得吾心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勤行晒布說送川口圓平歸下館

我隣封下館。土地沃饒。尤宜於棉。織而為布。精緻完
堅。摸之無類也。有川曰勤行。環治城之東北。而會蠶
川。其水清冽。就而漂焉。皓潔如雪也。凡他州晒布。繫
麤粗薄惡。不耐為衣。而此可以染。可以服。是以勤行
布之名。獨喧于闕左云。今夫天下之產木棉。所在皆
是矣。然而其質不甚美。又不得如勤行之清冽而就
晒。晒焉。又苟且率意。一再即已。豈可復望有美晒布
邪。古之人其質既美。又學以成之。幼而從師。長而不
倦。揉摩洗濯。刮垢磨光。柔伏其速成之氣。而期遷久

之功。不使鹵莽苟且之念萌於心。故其器之成也。精美純粹。無有粗疎傲戾之氣。言可信。行可親。舉而使之。可以濟于時用也。川口圓平。下館產也。來學於予。性樂易而質厚。意欲有拔於習俗之中。而立於塵垢之表。未一年。以事辭去。因請予一言。予學淺才疎。猶之潢汙行潦之水也。奚足潭子身以磨其光。然詩不云乎。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則雖余學無益子身。其言猶或可酌乎。子質既美。齡甚少。而學亦知所向。自今務完其質。不使易敝。制其幅。使無遷。然後濯諸多摩河之清流。暴諸秋陽之燥烈。則可以上

貢天子而供祭祀。豈特勤行布云也哉。

重野成齋曰。引詩處尤有理致。濯諸多摩河。蓋勸其學于江都。以玉川調布喻之也。文情巧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禁淫祀議

事有如緩而甚急者。禍有如遲而甚速者。其事多存於眉睫之間。而伏於不足疑之地。是以天下之人。習而不察。慣而不怪。遂使邪慝淫僻之說。蔓延於天下。且事易覩者。其害淺。難覩者。其害深。善慮事者。先其深者。難覩者。而其淺者。易覩者。隨而熄。天下意外之變。潛消默禦。無從而發。是蓋拔本塞源之說也。近世淫祀稍盛。所在有之。士女糝雜。老幼填咽。斷髮散錢。奔走服役。爭為供養。生業資產。或為之蕩盡。臣嘗竊聞之。無官命而創寺社。國自有正典。且若遠之秋葉。

愛山曰。事理
通明。故其言
如此。

社。淫濫太盛者。官出令而禁遏之。此世人之所明知也。然而姦邪貪毒之徒。猶不懲悔。挾妖術。懷左道。私造營社。龕以誑惑愚民。巫祝厄媪之徒。譸張為幻。與平民相雜籍。是衰世之弊風。而非盛世極治之所宜。有其壞風毀俗。有不可勝言者矣。然是枝葉末流。以臣視之。所憂猶有大焉者矣。何者。淫祀之行。其弊雖大乎。然其集聚者。不過子女老幼。而其所賽之神。亦不過於一時淫濫之祀。即若臣所憂。其祀未必淫。而其衆不止。子女老幼也。臣近視祭神者。農工商賈。集聚為黨多者。數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相率為一。以

愛山曰。卓見卓見。

受制於其師巫。又必有強辯詭譎老事者。以為之頭目。此達曰十里一人。若百里一人。以管轄其衆。歲時享祭。不遠千里。必往而拜。所事之神。稱之曰講。平居相保。絲牽繩聯。呼吸相應。千里之情。可一日通。其有緩急。黨與相援。其有營作。黨與相助。情誼相得。有如親戚。今夫賈豎販夫。執畫籌以爭刀錐。一錢之怒。或至相鬪。今則不然。散財施與。願為士人之行。其總攬人心。有不偶然者也。夫假鬼神以惑衆。其禍常出於不測。是和漢古今之所同。其事不可勝數。故明主必誅之。而無赦。方今極盛。萬不容有此事。然事變之至難。

然愛山曰時勢

逆料。若有連年水旱。年穀不登。盜賊竊發。則張角王常之徒。或投其釁。以濟民為名。其禍殆不可測也。是事之如緩而甚急。如遲而甚速。非若前之所謂小小者比也。然事之漸習。非一日。其名甚美。而其事甚公。民之懷之。如親戚。今欲一旦而去之。民將駭愕。怨憤非上。則其策不可不豫講也。凡事有可為。而上不為。則下必自為之。上不為。而下為之。其權必歸於下。其無忌憚。不亦宜乎。夫祭祀者。國之大典。而我神州之所尤重也。自崇神班祀典於天下。列朝奉祀。至於大寶。而大備矣。當時列在祀典者。蓋三千六百七十餘。

愛山曰。祭政惟一。先王治國之大典。今却為壞風毀。

其丘陵山川。與神明功德之胄。無不與祭。其大者天子遣使班幣。其小者國郡致祭。方是時。制度修明。人安己之分。未聞有庶民僭越。自禱祈也。自後數百千年。佛教大盛。唱本地之說。而蠱惑人心。赫赫神明。冒之以胡神之名。欺罔百端。制度壞敗。加之師旅頻興。海內糜沸。而祭祀之大典。盡墜於地矣。烈祖承創。殘之餘。謙讓未暇。制度多從簡易。是以祭祀之典。未聞有舉之。古昔神明功德之祀。皆堙滅乎無聞。而其僅存者。亦歸於僧尼巫祝之籍。奉幣班幣之儀。蓋闕焉。遂使先王之大典。下歸於庶民之手。為壞風毀俗。

俗之具讀去
概然。愛山曰。措置
正而活。

開禍亂之具。豈不痛哉。臣願復古昔之大典。其列在
祀典。證左確詳者。命有司而修舉之。及其各國名山
大川及舊祠名社。命諸侯而祭之。如古之郡守國造。
明禋肅祀以報其功。使天下明知神明之祀。非匹庶
之所得而私。然後大渙發號令。以嚴禁所謂講者。及
舊志所不載者。毀之滅之。其師巫頭目之徒。按檢窮
治。其跡涉不軌者。必誅之無赦。以一新民之耳目。則
前之小小者。不治而自止。禍亂之端。無從而萌矣。夫
禮之不備。其責在後嗣。今國家昌平。驩虞之治。洽於
天下。宜當此時而修禮成俗。以一民志。况舉先王之

大典。以消他日之大患。一舉而兩得。何所格而不舉
行也。臣又視之於今世之間。佛教之滋蔓。日如一日。
至若一向專念之徒。素封之富。往往擬王侯。通才達
識之士。所夙夜憂慮憤惋也。今不能損其毫毛。又且
益一門徒。臣不知其緩急果奈何也。語曰。為虺不摧
為蛇奈何。謹陳狂妄。以待殛誅。

五十嵐愛山曰。議論之正。措置之宜。加之以行文
流暢。筆彩爛然。文如此而有。用如此而不朽。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行書或草書之跡，但難以辨認。

平物價議

天下事勢之變。不可勝數也。昇平愈久而其變愈多。滔滔乎如水流。不知所底止。間有欲矯其弊者。亦不過規目前之利。而撫其皮毛。故其所謀為。隨補隨壞。終於不可行。臣某謹以為方今欲回積重之勢。以革數十年之弊。自非有大所變革。決不可為也。古人有言。治天下如治琴瑟。不調之甚者。必更張之。故能制治者。觀勢而制變。使天下事物。不得不然。是先王所以貴於變革也。夫物價之不平。實生民之大患。上下之困弊。職此之由。今之為言者。必曰。凡物價之不平。

其咎盡在商賈之奸黠。督察奸商。而物價自平。是徒見其末。而未知其本者也。臣請論其本。蓋古之天下。患於穀賤。而今之天下。病於穀貴。古之天下。病於幣重。而今之天下。患於幣輕。故為今計者。莫如除一弊。而興兩事。不恤於三患。而行於果斷。然後物價可平。而財用可阜也。何謂除一弊。天下之所貴。莫如粟米。粟米之所生。必資於農民。夫一人不耕。十夫受其餓。一婦不織。十夫受其寒。今商賈之數。日益多。田野之民。日益減。農民盡趨末。而都會多避食之徒。於是都會之人。炊玉折桂。唯恐其不能給。不幸而歲收纒歉。

成齋曰。大然。大然。

則四方之穀不得至。販夫販婦。無以為生。爭射奇贏。以得纒沽。奸商黠賈。又起來其弊。隱占詐偽。以牟大利。物價終以騰踊不可救。其為弊亦既甚矣。故米價之高低。可使百物上下。而百貨之多寡。不能使米價昂低。是以米粟苟多。則百貨亦隨賤。故當今之急務。莫若驅游食之徒。而歸田畝。正簿籍。而防詐偽。立之嚴刑峻法。使民不得輕去其鄉土。則生穀之士愈墜。資財之道自閑。是務本以正末之道也。何謂興兩事。天下之穀既多矣。苟無管轄操持之。慢然一委商賈之手。則糶糴之權柄。常在於商賈。則彼主而我客。未

可以言平價也。故必為之法制。使糶糶之權。常在於我。而後為可也。我國之中古。京師置穀倉院。東西置平準署。以管轄天下之穀粟。賤則糶之。貴則糶之。務使穀價平。萬民賴以得濟。今亦做此意。損益參考。嚴立法制。慎擇精悍廉謹之吏主其事。使姦商不得竊弄利權。行之十年。物價之流通。可期而致矣。凡物假貨幣以得流轉阜通。故言錢則曰平準。見有錢而後可平準也。夫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物之輕重。一在貨幣之美惡。今圓方敗壞。濫惡尤甚。易得而易失。細民一日之所獲。不足以充一夕之供用。況乎貯畜

成齋曰。糶糶
不得。不須於
貨幣。能幣之
良惡。能幣之
粟輕重。故與
兩事合其宜之
極得。

歛放之間。破缺散亂。十損一二。其名雖為錢。其實與楮幣無異也。是以人視之不為甚貴。錢愈惡而物愈貴。平準之意。果安在哉。今不惜銅工。以慎製造。止濫惡者。而布精美者。則亦何患於物之偏重耶。不幸而天下有冰旱之災。都會之穀既多。操糶糶之權。而行貨幣之良。雖望物貨之不平。不可復得也。何謂三患。人之常情。樂於因循。而難於改作。狃於故常。而憚於有為。故自非入主。斷然自立。變革之事。決不可為也。且天下之貨幣。其行布者非一日。今欲盡改造之。非得不贊之銅材。有不易遷為者。是目前之通患。恐有

成齋曰。是喫
緊處。

扞格而難行者。是一息也。糶糴之權。歸賈豎手。既久矣。一旦欲收其權。物議囂然。必有非之者。是二患也。遊手浮食之徒。離本土而逐末業者。不可勝數。今欲盡驅而歸農。又無田業以託其身。言事之臣。迷惑失措。少能任其事者。此三患也。雖然。九事之期。長久而必期功於數十年之後。其設施之法。亦非可指日而成也。人至苟能斷然發憤。持之以堅忍。磨之以歲月。如餓者之望飽。如行者之思家。必得而後已。則所謂三患。亦何足恤。故曰不恤於三患。而行於果敢。而後物價可平。財用可阜也。九臣所陳。皆迂拙陳言。而非

有奇謀可誦也。然棄迂拙而用奇策。利未及見而害必隨之。何若不言之為愈。若此策果行。則固國本長運祚。亦不外於此。豈特平物價云哉。謹議。
重野成齋曰。卓識偉論。曲得其所謂。

尚節儉策

人主之所務而欲去者奢而已矣。奢者百害之所聚。而家國之亂所由以生也。國家累洽三百。驩虞之治日外。而奢侈之風亦隨而盛。今欲回數十年奢侈之俗。而復國初儉樸之俗。猶回狂瀾而東之。其勢不亦難乎。雖然。下之從上。疾於影響。上意之所向。下莫不從。誠能塞奢侈之源。而開節儉之路。使天下所向歸於一。亦唯顧所率如何耳。今世之可為奢者。不可勝數。玩好奇技之悅目。絲竹絃歌之樂耳。綺紈羅縠之便體。膏粱美肉之適口。莫一不在焉。莫一不備焉。

羽峯曰。是勢之必至者。

又曰。斬絕。

又曰。譬喻的確。

天下之人。日生長其中。所見聞者。莫非奢。心與物化。情與事移。沈淫惑溺。流蕩而無還。是雖其罪在下。其實由上。無明制也。山谷之民。麤糲藍縷。終身而不厭。於世之紛華奢麗。若無見者。是小民之所能。而士大夫之所難也。豈士大夫之用心。曾不如山谷小民之為哉。其所習者異也。今假其具而欲其無侈。猶之逐飯羹之蠅。拂去復集。何若去羹與飯之為愈也。故西土明王之制國。作淫聲異服。奇技淫巧者。必殺而無赦。蓋事雖至小。蠱衆心者甚大也。為今之計。凡淫巧奇技。歌舞演劇。足蕩惑人心者。盡嚴禁痛絕。使無遺

又曰。頤應前文。

種。則必足。回人心之靡靡也。雖然是特禁奢云爾。未足為尚儉。何者。禁於物。不若禁於心。我無侈心。雖有物。何能移我。夫爭亂之世。勿論已。自元和偃武。延於貞享元祿之間。素淳之氣。猶未散。平居騁馬彈劍。常思一有試其技。一有柔懦軟弱者。則相率而嗤笑之。以至不齒于士林。以故雖柔懦者。亦自勉強修飾。不為靡曼驕奢之態。近世以來。人情偷薄。人習安逸。於此始為豪奢。上下相倣。遠近相煽。靡然成風。是豈非安逸生奢侈邪。如能率之以法。自讀書講學。以至槍劍射御之術。莫不兼學。試之有法。作之有術。奮躍磨

士幹曰此術
甚佳蕃山亦
嘗有此樣說

勵使不暇他慕。則人之有羞耻。寧不知所向背。所向
一定。則雖珍寶陳前。美色滿後。人將望望然去之。何
况外又有明制以禁之。使淫僻邪慝之物。不得交於
前。雖欲為奢侈。有不可得者。尚儉之策。寧有上於此
者乎。天下之水。靡弗趨於下。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况
疏舊淤以通下流。其勢可謂甚順矣。人主率下之効。
何異此。苟能信而行之。則富國強兵之術。亦不外此。
豈特尚節儉云哉。

重野成齋曰。自禁奢說至尚儉。自尚儉說至富國
強兵。一層深一層。策論之上乘。

貨財理財之於天下。猶草木之於土膏。土膏瘠而草木枯
槁。貨財竭而天下衰亂。財之於天下亦大矣。夫飢寒
切身。則慈母不能庇其子。孝子不能養其親。於是姦
偽日生。而怨讟盈路。禮義之教。刑政之理。將何所施。
天下幾何不衰且亂也。世之有司亦嘗有志於天下。
有欲敦教化。奮士氣者。有欲修文教。飭武備者。然而
財用常告乏。目前之事。猶且恐不給。又何暇謀其他。
至其窮乏不可為。則侵削眾民。以濟一時之急。上下
困弊。日趨衰亂。是猶欲樹之茂。而撥其根也。方今外

虜窺邊。廟堂多虞。天下遑遑焉。不知所向。其勢必不
得不出戰。則糧食不得不峙。甲兵不得不繕。戰艦不
得不造。煩炮之製。砲臺之設。闕一而不可。顧計將焉
出。曰亦惟在理財而已矣。夫理財者。猶治河。淤者疏
之。大者分之。使條達流通。無滯滯之患。於是舟楫之
便。與焉灌溉之利。出焉莫所往而不被其利。否則遠
處有乾涸之患。而近處生潰決之害。復何望舟楫灌
溉之利哉。夫今之天下。則古之天下也。天下之財。用
諸天下之事。而有餘。是以雖干戈爭奪之際。未聞有
乏。今昇平三百。田地盡闢。遺利盡收。問其費。則日用

羽峯曰。譬喻
允當。

故常之事。而非有若軍國之大事。不可已者也。然而
汲汲唯財之謀。是非有所滯滯漏泄。而然邪。蓋人心
恭儉於患難之中。而泰侈於無事之日。是以昇平愈
久而用度愈多。無用之舉。不急之務。日甚一日。予嘗
竊聞幕府燕遊之俸。多者歲至費十七萬金。而其少
者猶不下六七萬。昔者漢文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
之作。今以一身燕遊之故。其俸至十七萬之多。是豈
有不可以已者矣哉。以此言之。外廷之用。後宮之費。
亦可推而知也。不特是也。冗官曠職。怠惰驕佚。而淘
汰之政不聞行。貪吏贓賄。盜用官物。而懲姦之誅不

聞加。俳優內官。方技之徒。賞賜允濫。而節抑之議不聞及。凡此輩皆侈奢安逸。優游卒歲。其蠹國糜財。不為少。而田野農民之產。既索矣。且豐富之澤。淪肌浹髓。罷軟脆弱。曾婦女之不如。其咎未必不由過豐所致。是糜有用之財。而成罷軟之俗。以速衰亂。其得失豈不甚明哉。故理財在節用。節用在省費。誠能計一歲之入。以制國用。嚴立之限。而不使有踰越。曰百官諸吏之俸祿。歲用幾何。外朝後宮之用度。其數用幾何。燕遊之俸。當止於此數。官府之費。如此而足。其他至土木興作之事。各莫不有節度。周詳簡易。嚴守而

羽峯曰。區區條理。分毫不亂。

無失。理而通之。疏而達之。何患於財之不贍哉。行之數年。邊防之用。軍國之備。可期而為也。後世俗吏不知出於此。見其財用日縮也。日進興利之說。以中其君欲。於此乎有言。鼓鑄之利者。有唱開墾之益者。闕梁山澤之征。漁鹽權沽之稅。并舉合收。無所不為。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用。浚其膏血。以及骨肉。百姓怨憤不聊生。雖邊防備具。器械精巧。將誰與守之。其為計可謂至拙矣。古人有言。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夫惟存此心者。而後可與言理財也。

上田士幹曰。議論着實切當。文如此種。可謂有補。

于世用矣。

岳陽曰天保
某年六月廿
露降田中清
是朝曦已升
朗降金晶外
然而如光雨
然宛如疎雨
造次而止衆
奇不與常異
而與知為甘
露也偶濱日
人來曰其日
金色之兩即
甘露而所始
管之於疑黃
檢樹葉是始
如脂者疑往
而有嘗之果

甘露對

壬申四月丙寅卓午天霽有甘露降於小出汝楫園
衆越三日戊辰有折葉枝至者露痕宛然凝結如脂
嘗之甘如飴座有客默然無語頃之曰此果甘露可
以為祥歟余應之曰夫湛湛瀼瀼耀蟾輝而晶瑩見
旭影而潛消者露之常也今正午方降紅日照之不
輒晞經三日而甘如飴信矣其為甘露也蓋王者德
格於天恩及於物則甘露降方今王室中興變三百
盤結之封建而復千載弛廢之郡縣積弊盡祛百害
方除盛德大業非頌天應久烏能如此是其祥宜朝

甘子幼時見
其降知其味
又無與此記
異故備一證

生靈芝而野致麟鳳何甘露之足言哉而又何疑乎
其為祥也客哂曰子之言則然然子知其一而未知其
其二夫和氣致祥戾氣招妖休徵嘉瑞和氣所感未
有無其實而有其應者也今也外蕃之交際其國有
九各據要衝以為窟宅育子長孫滋蔓繁衍碧瞳紅
髮之徒轂擊肩摩於輦轂之下而我民之慕彼者勿
論衣服飲食至言語動作容儀之末一切慕倣爭為
之服役萬一有釁欲不為晉氏五胡之禍豈可得哉
此不殆延盜而居寢卧薪而厝火者邪霸府之失政
也紀綱敗壞貪吏侵漁百姓窮竭今之宰天下者當

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而方且稅間架筭舟子于馬
于生口操買權酷之政鱗次興作此霸政之所不
敢為而曾謂王政而為之乎豈非欲樹之茂而斃其
本欲流之長而壅其源者邪且甘露之為祥不見于
經獨散見於諸子百家而已漢晉以下載史冊者惟
後漢朱明之初為治世其他或見於偏安之世或見
於危亡之朝不知是果為祥乎為不祥乎梅福有言
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予欲子勿見其景且察其
形也余曰吁子何眼之小而言之陋也夫國於天地
間者以千數東滅西起盛衰互受而我神州特立於

東海之表。金甌無缺。以至今日者。非以仁厚之風未散。而勇武之俗素著乎。雖然氣運之盛衰。蓋譬諸朝暮。故我之仁厚勇武。未必如昔日。而彼之機智奸黠。日開月長。大艦巨舶。橫絕地球。窺釁投隙。以更相攘奪。當此時。我區區守陋規。履故轍。以自足。幾何不貽外蕃之侮也。且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駭也。今也聖賢相逢。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大開海港。以來諸蕃。取彼長而補我短。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豈委瑣踞。拘文牽俗者所能知乎哉。然而新政方始。百度草創。故且

東海遺和卷二

成齋曰。進一層以起下文。

為權時之務。以贍財用。何知數年之後。不胡越一家。家給人足。比屋可封。歌誦之起。基於此耶。然則甘露之祥。不獨表維新之今日。殆亦兆他日之至治也。傳不云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之謂也。雖然。古人又曰。吉凶兩門。不申符瑞。故棄雉之戒。寶曆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為福。願雖休勿休。此則廟堂公卿與地方縣令之責。非予儕小人所與知也。客無復難。增田岳陽曰。是非甘露神漿乎。詎不降于天子上。林之樹。而着于縣士庭除之棗。其祥與不祥。不論而可也。予忖度作者之心。而後知此文用意之深。

卷二 高卷二

三十一

何也。蓋借客立言。而客所難之事。其實則我舊執
不拔之見也。故我所答之言。則彼奔競迷亂之情
也。彼嘲我為因循頑固。我弄彼為文明開化。大抵
明論之起。不出此二者。是所以下先生託此對寓微
意也。是名則甘露對。其實則一篇憂國論也。嗚呼。
有卓識若人而顯明時之祥也。抑若人而隱李世
之不祥也。彼甘甜棄條之露。何足司禎孽矣。

擬平時宗討元寇檄

蒙古以腥羶之俗。竊據西土。以豺狼之心。逞溪壑之
慾。敢向天朝而爭旗鼓。以自取殄滅。惟我細戈千足
之國。俗美人勇。上古烈聖誕征海外。迄三韓肅慎。莫
不來王。爾來幾百年于此。未有外夷覬覦神州者。而
今蒙古昏迷狂悖。敢如此。若不行大戮。莫以懲其後
矣。夫猾夏之禍。古來所戒。膺懲之政。詩人美之。是以
夏禹誕征三苗。周宣薄伐玁狁。我先王所風。纒雨沐
攘夷狄之意。亦無非此也。時宗不肖。以先君之餘烈。
辱叨幕任。驩虞之治。未布於邦內。勇武之威。未施於

海外當今日而致有此外寇。以為朝廷之殷憂。是不獨時宗無辭之謝天朝。乃大貽神州之辱。爰奉王命。慶行天討。汝將士各奮乃勇。以鑿虜兵。勿使羯奴一人。生還。竭忠於天朝。而揚名於萬世。豈非千載一時哉。爰以某月某日。遣某某督眾而進發。將士其各率兵來會。祖宗神靈監臨在上。此行期於必勝。勿敢有後。機到奉行。

南摩羽峯曰。簡勁讀此文。誰不振起。願布之今日也。

